

黄颖格

淅淅沥沥的雨滴洗刷着窗外的浑浊，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气息，春日里的草长花开夹杂其中，在舒适与安详里静静享受生活的美好。

远处雷声渐渐停止了轰隆，密密麻麻的雨挂在树叶上迟迟不肯落下，不知名的鸟儿落座在枝丫摇摇晃晃，在一声声清脆的呼鸣里，太阳冒出了头。光从云朵里透出，拆散成一簇簇的光线，透过树林霭霭晨雾形成一道道光亮的通道，我撑起一把伞，漫步在平坦大道上，往墨田书屋的方向走去。

春天，花儿悄悄在夜里争相绽放，散发着迷人的香气，一阵清风飘来，将这股花香送入书屋，融进成千上万的书册中，一页页纸里浓郁的书香多了几种不同的层次。我总爱挑一个闲暇日子，在墨田书屋里，不顾屋外纷纷扰扰，只是在时间缝隙里感受书里的平行世界。

走进墨田书屋，两侧是木制的室内花坛，零星长着稚嫩的绿叶，似乎是将喧嚣洗涤，独留一片沉静在脑海。步入大厅，四周的书架有几人高，满满当当的书都依次有序分好类。这里的每一本书都经过了挑选，我习惯从左边开始阅览，没有特定目的，只是从书名前一本本走过，不经意间随意拿起手边的一本哲学书，在长椅上品读。书里的文字符号跃然纸上，道理、故事都让我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甚至是从未有过的新思路。

“每种人都在对他们而言是最好的那种事情上一起消磨时光”，将眼神从书本转移到窗外的明亮，阳光正好，我也陷入了沉思，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阅读有了如此的喜爱呢？大约是刚上大学那会儿，从高中日复一日机械式的校园生活中脱离出来，突然失了方向，没有了目标，以前的读书是为了考大学，夜以继日拼命汲取着课本里的内容，一字一句深深印入脑中，在繁重的忙累学业里从不觉得阅读是可以愉悦身心的事。母亲喜欢在工作之余看书，慢慢积累将爱好发展为一项事业，利用自家场地搭建一个小书屋，先将多年的存书纳入其中，再自费购买一些，虽是简陋但也算是可谈笑无乱耳的清净之地。一次偶然的假期，我闲来无事去书屋逛逛，赫然发现母亲用了足够的心思来打造这方寸之地。

书籍摆放在偌大的书架上，凌乱中又有一定的逻辑，就像是雏鹰还在默默等待着厚积薄发。我找出一本记录旅途点滴的散文集，其中图文并茂甚至还有随书音乐推荐，我顿时有了别样的兴致，逐字逐句看了下去。周边的人默不作声，剩耳机里的钢琴音乐陪伴着我，翻书声此起彼伏。此刻，我才意识到，读书不是任务也并非是一种压力，我们可以选择慢慢品味或者快速掠过，不追求能记住书中的每一个细节，似乎“读”和“过”这两个词是平等的，在生命历史里有过这样的阅读痕迹，也算是在书里能找到的快乐。

我愈加爱上了在书屋里看书，与志同道合的人在不言不语中在书里海洋沉沦。在时间里沉淀，书屋里的书越来越多，逐渐将每个角落都塞满，来往的小孩大人也络绎不绝，在读书之余大家还会参与到书屋的建设中，整理、打扫、维持……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墨田书屋似乎不再只是一个阅读的场所，而是所有爱书者的家，温馨有爱的家。

哲人曾说外在的快乐与内在的德行相结合才是幸福，两者缺一不可，在墨田书屋里很难说我们不是幸福的。从色彩斑斓的窗外回首，望向前方玻璃房里透出来的书的倒影，在灯光里恍恍惚惚，它们在岁月里沉淀，就像是一个个使者，从历史的初期延续到预想的未来，带给我们回忆与期许。无处诉说的情感在书里得到了尽情的释放，在文字里找到与作者的共鸣，让心灵由此纯洁而满足。

书屋里的爱书者不再拘束于眼睛里的阅读，时而也会动笔写下几行诗句或几篇散文，深沉木香、清新花草香、油墨书香萦绕在鼻尖，勾起万千思绪。于我而言，墨田书屋是可望不可即的彼岸，承载着对美好生活无尽向往；同时更是我们脚踏实地的此岸，在平淡日子里享受点点滴滴的碎片，把爱好的种子播种于书籍的土壤中，在墨田书屋里茁壮生长，开出文字里的绚烂之花！

吴志立 插图

长沙之春

邹静婵

风抚过太平街的石板路，青石板上还沁着夜露，檐下的风铃在晚风里叮咚地摇摆，婉转的歌声自贾谊故居的朱漆门后漏出，盘旋在太平街的上空。长沙的春天理应是从夜晚开始苏醒的，我循着音律拐进小巷深处，见穿月白衫子的姑娘抱着吉他坐在墙下，弦上跳跃着杜甫江阁归来的燕子，引来无数人驻足，空中突然飘起无数的泡泡，每一个泡泡里都承载着一小段的旋律，飘上青天，飘入春天的左耳里。忽然读懂《楚辞》里“目极千里兮，伤春心”的惆怅，原来春色太浓夜色太深，需以音乐作舟楫方能泅渡。

风里糅着雨，春雨将坡子街的青砖墙泡得发软，指尖抚过“火宫殿”

我没有午休的习惯，早上起床，夜晚上床，其他时间床不理我，我不理床，我们就这么相安无事几十年。当然，我也会小憩，一把椅子足够，或仰面朝天，或低头颌首。这般睡姿固然有些怪异，实则事出有因。

我从小生长在江边上，没见过石头垒砌的院墙，也没见过全木搭建的阁楼，各家各户基本都是土坯房。这些房子虽修得方方正正，但墙面多已斑驳不堪，破败之处遍布蜂洞。一到阴雨天，房子里光线暗淡，凉风习习，让人不由得缩紧了脖子。冬日暖阳，人闲午后。天气晴好时，我会学着奶奶，端坐一把小椅子，倚着墙根儿晒太阳。

太阳不辣，淡淡的，浅浅的。一束束光，从遥远的天际奔袭而来，与云打了个照面，与雨握了个手，还与风寒暄了许久。当它们来到我身边，已如教化过的精灵，只是温柔地摸了摸我的额头。我的额头一点不烫，温暖遍传全身，四周弥漫着太阳的味道。烦恼忘了，喜悦忘了，我的身体开始放空，眼皮开始打架，脑袋不听使唤地动了起来。一下一上，又一下一上，似鱼儿在咬钩，突然一个钝口，脑袋从破洞里钻出去，玩耍一会儿

我一家三口都是网球球迷，看球、打球，也会讨论网球赛事。

观看2025开年两场WTA1000赛之后，我跟女儿讨论一种现象。女子网球排名世界第二的斯瓦泰克被17岁的米拉·安德烈耶娃打败，收拾球包匆匆就出场，教练在场外想握手给个安慰，她根本不搭理，对商场球迷想互动更是视而不见。同样是输球，排名世界第一的萨巴伦卡多数是狠狠地砸球拍来发泄，球迷朋友称其为“暴力美学”；又同样是一两回落败，有些人就对着郑钦文“鸡蛋里挑骨头”，而且说三道四，怪声怪气。

女儿沉思了一下，很冷静地对我说，两者不是同一群人嘛。

还别说，丫头的格局让我很是欣慰，她读过一些书，看过一点世界，作为父亲的我也偶尔喂一小碗“心灵鸡汤”，看来这些潜移默化没有白白浪费。

人其一生，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观众”。除了做好自己，我们的两只眼睛所见、大脑所思，装的都是看到的“故事”，或你所喜，或如你所愿。

晨起开窗，风里裹着湘江的湿意，沿着岳麓书院飞檐上垂落的水珠，一路跌进我的茶杯中。茶是师长赠送的石门银峰，墨绿的茶叶蜷缩如上古文字，在滚烫茶水的涟漪里舒展成新绿的芽尖，舒展成带羽翼的句子，听见两千年前的井水正与今春雨水在屋檐下絮语，这才惊觉檐角的寒意已凝作剔透的琥珀——春天正从青瓦白墙的缝隙里探出触角。

远远地吹来一阵风，将茶杯上腾升起的白雾都吓跑了，这缕春风途经我，我闻见风中夹杂草木的芳香，沿着春风，我想寻找春天存过的踪迹……

风抚过太平街的石板路，青石板上还沁着夜露，檐下的风铃在晚风里叮咚地摇摆，婉转的歌声自贾谊故居的朱漆门后漏出，盘旋在太平街的上空。长沙的春天理应是从夜晚开始苏醒的，我循着音律拐进小巷深处，见穿月白衫子的姑娘抱着吉他坐在墙下，弦上跳跃着杜甫江阁归来的燕子，引来无数人驻足，空中突然飘起无数的泡泡，每一个泡泡里都承载着一小段的旋律，飘上青天，飘入春天的左耳里。忽然读懂《楚辞》里“目极千里兮，伤春心”的惆怅，原来春色太浓夜色太深，需以音乐作舟楫方能泅渡。

风继续吹，跟随这缕风，我飘到了洋湖湿地，园内的垂柳正蘸着湖水就着春风挥斥方遒写着狂草，春风吹皱了一湖的心事，只见郁金香的新芽，正擦着小拳头叩打春的门环。透明的塑料袋兜着桑葚，小小的果实是春天与人间的结晶，一不留神浆果的紫汁染红了石桌上的一张报纸，它迫不及待地想留下自己曾存在过的证据，墨字洇成水墨画，寥寥一笔绘尽了春天的绚烂，是比新闻更接近春天的真相，我好

像马上就要找到春天存在的证据。直到橘子洲含了整冬心事的花苞，趁夜雨悄悄地松动了季节的封印。梅枝斜斜挑破云雾，花瓣上犹凝着宿雨，像被揉皱的洒金宣纸，在风中微微颤动。拾级而上时，忽觉肩头微沉，原来是斜出的梅枝勾住了发梢，颤巍巍抖落几片殷红，恰巧落进翻开的诗集里。李清照说“接尽梅花无好意”，可她定未见过这般盛景——十万朵红梅在江天之间摆开筵席，连石径缝隙都渗出暗香，惹得无数行人醉醺醺地闯入花荫中，不顾天色将晚，在暮色中赏花别有一番意趣。

我寻找春天的同时，春天是否也在顽固地找寻我呢？

你瞧，我拥有了春天找到我的证据，是裤脚沾着的苍耳，是指尖抚过梅花花瓣的绒毛，是笔记本里夹的垂丝海棠，是耳蜗盛满湘江潮涌的轰鸣，是一抬头与路边开得气势汹汹的玉兰花撞了个满怀。原来春天是个狡黠的家伙，早把星城每个角落都藏满了彩蛋。

寻找春天的人，早被春天拓印在湘绣的经纬里。就像岳麓山的溪涧必然流向湘江，就像太平街的青石板得每场烟雨浸润，我走过的地方，春天正在混凝土的缝隙里写下新的韵脚。

夜色渐浓，整座城市都成了催种子发芽的陶罐，而我是其中一枚正在舒展的芽苞，悄没声息向上生长。

杨杉供图

袋兀地沉了下去。如果不是有墙根儿作支撑，椅子一定会失去平衡，我很可能一屁股坐在地上。

土蜂嗡嗡地叫着，刚入春，它们就苏醒了。我没理会它们，连转头看一眼的念头都没有。重新坐稳后，我继续机械地低头抬头，如同屋后油井场上的磕头机。我喜欢这种睡觉姿势，哪怕左手还端着碗，右手还拿着筷子，即使公鸡还在身旁跳窜，偷偷啄食碟子上的饭粒。太阳包围着我，墙和椅子保护着我，我睡得很香，我的梦很悠长。墙根儿就是一块幕布，一把椅子一个我，在冬天谢幕之前，就上演了一场压轴大戏。

墙根儿给我温暖，伴我成长。我读小学的时候，教室虽是青砖灰瓦，但年久失修，看上去非常破旧。前面是讲台，后面是一堵墙，墙体还有一个破洞，总有呼呼的风刮进来。我们犯错的时候，老师会进行惩罚，要么在讲台上罚站，要么在教室后面罚站。当我受罚的时候，我总是选择站在后面，站在那个破洞的旁边。仍然有风窜进来，可我不怕，我在为风站岗，风听我的话。如果感到冷，墙根儿成了我的避风港，怎么吹也吹不到我的衣裳；如果感到热，我就与墙根儿长在一起，任由破洞里的风鼓鼓地吹。好几次，趁着老师转身板书，我偷偷地从破洞里钻出去，玩耍一会儿。

时至今日，我不知道这叫什么游戏，可童年的快乐真的很简单。不要道具，不要场地，不要观众，只需一个墙根儿就够了。墙根儿不会说话，但它温暖了身体，温暖了心灵，也温暖了岁月。

时至今日，我不知道这叫什么游戏，可童年的快乐真的很简单。不要道具，不要场地，不要观众，只需一个墙根儿就够了。墙根儿不会说话，但它温暖了身体，温暖了心灵，也温暖了岁月。

只要人活着，只要我们与他人打交道，被人说闲话不可避免。有些“闲话”，基于事实，茶余饭后，一笑而过，也算不伤大雅，如果添油加醋，胡编乱造，恶意中伤，上纲上线，闲话也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变成了给人伤害的“工具”，甚至演变成触犯法律的“证据”。这样的生活场景，屡见不鲜。

不喜欢，请不要伤害；喜欢，请更甚不要伤害。之所以说妄议他人最廉价，因为评议对象不是你最亲的人，并非完全百分之百懂的人，还有，你可以口出不逊，并不要承担什么后果，说闲话的“成本”低之又低。有少数人，以“我伤害了你，一笑而过”为铺垫，借着“无知者无罪”旗号，阴阳怪气，撒泼放刁，这多半近似一种“精神病态”。殊不知，过度“娱乐”“消费”他人，损的是自己的福根，失去的也是自己的气场，图一时嘴快之人，大多数事后会被世人识破，落下不好声名自在情理当中。

也需要一分为二来看说闲话者的立场。闲者会说，他“上台”，他“光鲜”，他们是“公众人物”，有什么见不得、评

或你不喜，或未能如你意，于是人的喜怒哀乐情绪油然而生。表达观众个人情绪的方式有很多，狂欢、落泪、沉默等等，这些都无可厚非，现实生活中，其中最廉价就是评论，操闲心，说闲话，管闲事，非得要加形容词的话，个人臆断，指指点点，不懂装懂，妄议非议，种种，身边这样的“观众”大有人在。

只要人活着，只要我们与他人打交道，被人说闲话不可避免。有些“闲话”，基于事实，茶余饭后，一笑而过，也算不伤大雅，如果添油加醋，胡编乱造，恶意中伤，上纲上线，闲话也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变成了给人伤害的“工具”，甚至演变成触犯法律的“证据”。这样的生活场景，屡见不鲜。

不喜欢，请不要伤害；喜欢，请更甚不要伤害。之所以说妄议他人最廉价，因为评议对象不是你最亲的人，并非完全百分之百懂的人，还有，你可以口出不逊，并不要承担什么后果，说闲话的“成本”低之又低。有少数人，以“我伤害了你，一笑而过”为铺垫，借着“无知者无罪”旗号，阴阳怪气，撒泼放刁，这多半近似一种“精神病态”。殊不知，过度“娱乐”“消费”他人，损的是自己的福根，失去的也是自己的气场，图一时嘴快之人，大多数事后会被世人识破，落下不好声名自在情理当中。

当球迷，当观众，观众生；你在桥下看风景，桥上的人也把你当风景。人生海海里，许自己做一名安静的观众。

我是观众，好安静

龙建雄

生活悟说

我蓄了满头的白发（组诗）

陈惠芳

流沙河

流沙河，不流沙，也不留沙。
窄而清澈。
那些挖沙，挖十几米深的人，
分期分批，住在了几米深的土里。

沿岸的竹林早已不见，
灌木丛与杂树密不透风。
最窄的河道上空，
大树的枝条挽起了手，
虚拟拟成一条走廊。

几十年前，
丰水时过木桥，
枯水时打赤脚，
到只有舅舅的外婆家，
只是为干瘪的肚子，
讨一点油水。

每次过河，
我都看见干瘦的倒影，
好胖。

田野上的夕阳

我没有考证过，
是不是天气越热，
夕阳越红？

这几天，夕阳挂在老地方，
像一个来不及遮挡的大灯笼，
一阵大风，就吹熄了。

但此刻的田野无风。
如果有细腿长脚的蚊虫，
也会纹丝不动。

夕阳干净而单薄，
又像一只红气球。
我折根枯枝，就能捅破。

一挂鞭炮

清贫的年代，
买不起千响万响。
鞭炮只有一两尺长，
过年前被母亲锁在柜子里。

我观察母亲的动作，
偷偷地找出钥匙，剪下三四寸。
大年初一，天毛毛亮。

我听见大哥开柴门的声音，鞭炮响了。

密集而短暂。

一年图的就是一个响。

上下邻居，也有了动静。
整个村庄，鞭炮声此起彼伏。

我得意地起床。
先查检柴门口红红的纸屑，
然后，挨家挨户，
寻找残留的沉默。

屋主人朝我善意地笑笑，
我道了一声拜年，
摸着鼓鼓胀胀的口袋，回到家里。

一个口袋，装着燃掉引信而未响的鞭炮，
一个口袋，装着完好无损的鞭炮。
排成一个圆圈互射，或抛向空中炸响。
五十年前捡拾来的响声，犹在耳边。

哦！眼下的电光炮，很响，
但无屑，无味，无趣。

墙角的雪

下雪了，还要回老家。
路滑，慢慢地开。

两旁的田野白了，不是很厚。

闪着那么一点点光。

妈妈杵着拐杖站在老屋门口，
像一蔸老根。
墙角有一堆雪，
恰似积攒了一年的银子。
这是我不肯挥霍的压岁钱。

年味不像清贫岁月那么浓了。
熟悉的长辈一个一个逝去，
年轻的面孔晃来晃去，
像光斑，也像新鲜的树叶。

我蓄了满头的白发。
天冷，风大，
我用它替代了竖起的衣领。

公告声明

公告

湘ADX3082傅兆雄、湘AS6179周汉庭、湘ADX6579胡国民、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已如期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请你于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长沙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领取《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荷花路7号，电话：0731-84694770，联系人：法制部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

2025年2月27日

减资公告

菁玺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减资，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减至200万元，请债权人自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联系人：陈先生，电话：18684869384

●民警孔周遭失